

走向彼岸

A-貧瘠

長老— 蔡以晴 飾

母親— 林昕妤 飾

B-遺忘

老人— 聶廷如 飾

少年— 李紘宇 飾

道具：

棉被狗（孩子）

布（記憶）

筆記本、筆、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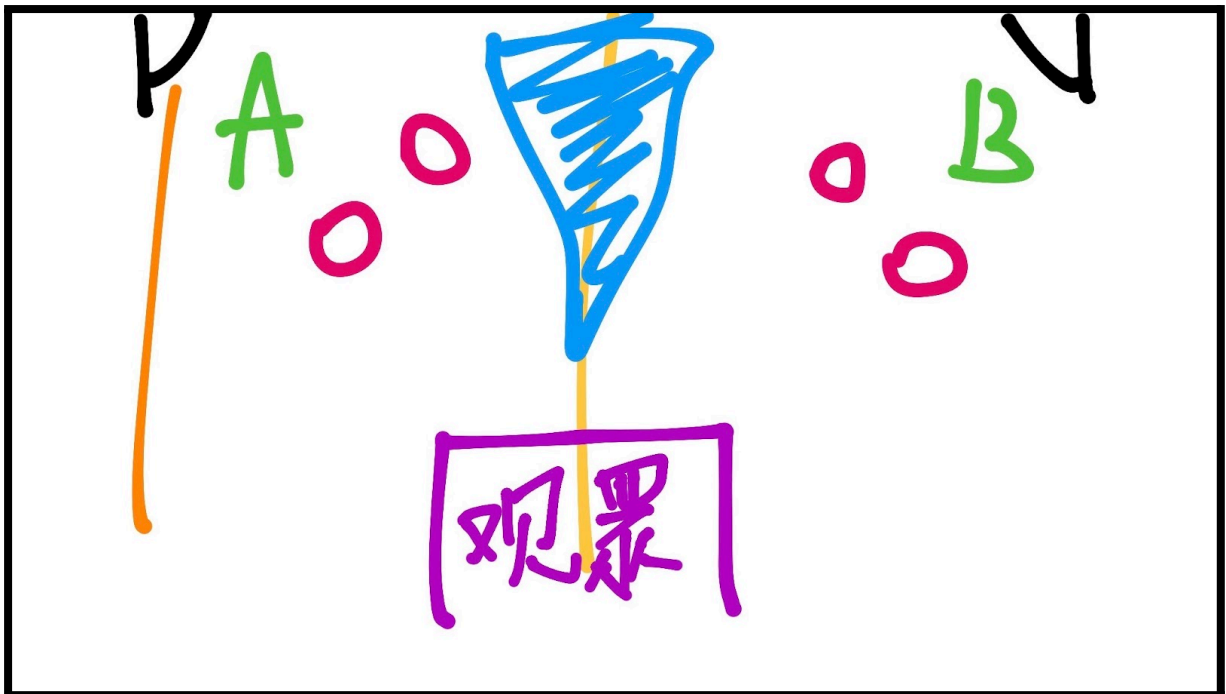
椅子（岩石/書庫桌）

灰布（岩石）

鏡子

石片*2

第一幕



1 舞台設置
書庫擺在B測後方

(A燈亮)

(母親跪著，哄著懷中因饑荒而哭泣的孩子，長老站在一旁，心疼的望向母子倆，陷入一陣沈思)

母親：寶貝，不哭，今天的糧食已經用完了……是媽媽對不起你…

長老：唉—這樣餓也不是辦法，把歷代長老的記憶拿來吧！

(母親愣住，露出擔心的神情，長老輕拍母親的肩安撫，母親猶豫片刻，將孩子放回搖籃，起身將一疊布拿到族長面前)

(長老謹慎地拿起一塊布披在肩上**痛苦皺眉蜷曲身體**隨後露出失落的神情，披第二塊布，痛苦也隨之加倍。披第三塊布時母親抓住族長的手試圖阻止，被長老輕輕撥開。)

披上記憶越多，指出越明確的方向

Ex:

長老：水/到處都是水果樹/好遠

母親：看到什麼了嗎？

(母親隨著長老一遍遍的找尋，會有期待、失落的情緒轉變。長老愈顯虛弱，直至第六塊布，眼睛瞬間發亮—。母親立馬上前攙扶長老)

長老：(虛弱但堅定的眼神望向B) 石碑。越過河水，這可能是唯一的路了。

母親：石碑？您是說……走向彼岸？可是，曾經去過的族人都沒有回來。

長老：(將頭轉向對岸) 我們沒得選，妳去組織還有力氣的族人把船拉到水裡，我們馬上出發。

(A燈暗)

(B燈亮)

(老人躺著，愜意的看著自己的記憶之書，少年端一盤水果給老人，老人拿起一顆水果咬下去，露出愉悅的神情。少年坐在老人旁，意味深長的凝視他。)

(少年端完水果給爺爺 走去河邊洗手)

老人：孩子，別太靠近河，河很危險的！

少年：(邊洗手邊murmur) 又在講這個

少年：爺爺，你還記得我嗎？

老人：你是誰？

少年：爺爺，你為何不把我記在書裡？… 爺爺，我好像也開始忘記事情了！

老人：(無所謂的看了少年一眼，回頭持續翻書，看著書的內容唸) 遺忘是恩典，能洗滌痛苦、憂慮與仇恨……這是什麼字？

少年：(短沈默，撇過頭) 快樂至上。……可是我會忘記所有人。我才16歲。

(老人忽然望向河的那方，立刻坐起)

老人：我看到河裡有大物過來！（翻了翻書，震驚的邊唸邊轉向觀眾）河對面住著惡魔，他們想佔領我們的天堂。河中石碑就是惡魔長期對天堂的宣戰。

少年：石碑？石碑難道不是祖先立的嗎？

老人：你看見石碑上的符號了嗎？那些箭就是這樣射進我們的領土！

少年：祖先難道不是想讓我們去往彼岸？

老人：（往前翻書）我曾經在記憶書庫的祖先之書看到，兩百多年前惡魔曾入侵過天堂，很多人死了。

（少年面帶懷疑，但默默接受）

老人：（轉頭面向觀眾）不能讓惡魔過來！

（全燈暗）

第二幕



↑舞台設置

（老人和少年正在岸邊一起埋爆炸陷阱）

少年：這……真的好嗎？

（兩人彎下腰，少年動作比老人流利，動作完後，老人手扶著腰緩緩站起，少年也跟著起身，此時陷阱已埋好）

（全燈亮）

少年：爺爺，他們看起來不像惡魔啊...

爺爺：你別被他們騙了，跟我過來！別靠惡魔太近...

（長老和母親乘著船，河水波濤洶湧，母親扶著虛弱的長老。快到對岸，長老看到岸邊的老人拿著長矛，
，長老示意船停下）

長老：（喊）我們沒有惡意，只是想來找點食物！

老人：（喊）好～你們過來吧！

（長老和母親乘船到岸邊，走向老人，長老鞠躬，正要道謝，忽然撇見一旁地上的燃油）

長老：燃油！快跑！

（爆炸聲）

（長老和母親被炸往A邊方向，兩人掙扎往A爬，長老死亡。母親受了嚴重的傷。老人走到長老前，翻了翻書照著指示去探長老脈搏，露出滿意的表情。母親難受的努力往長老身邊爬。老人看到後，從她後背用矛刺穿腰再拔出來，轉身離開）

（少年在書庫很急很慌地翻閱書籍，並抄寫於筆記本中，顯得非常認真，想找出蛛絲馬跡）

少年：怎麼會變成這樣...爺爺殺了人...他們真的是惡魔嗎...惡魔...爺爺這麼做，是為了保護我們嗎.....

少年：（著急翻書，一邊念）記載於53年前.....彼岸住著惡魔.....68年前.....83.....對面是...貧瘠之地？ 94年..勿忘盟約？.....105.....。（停頓，抬頭，疑惑帶渴望真相的語氣）怎麼書上記載的都不一樣？我們該去彼岸看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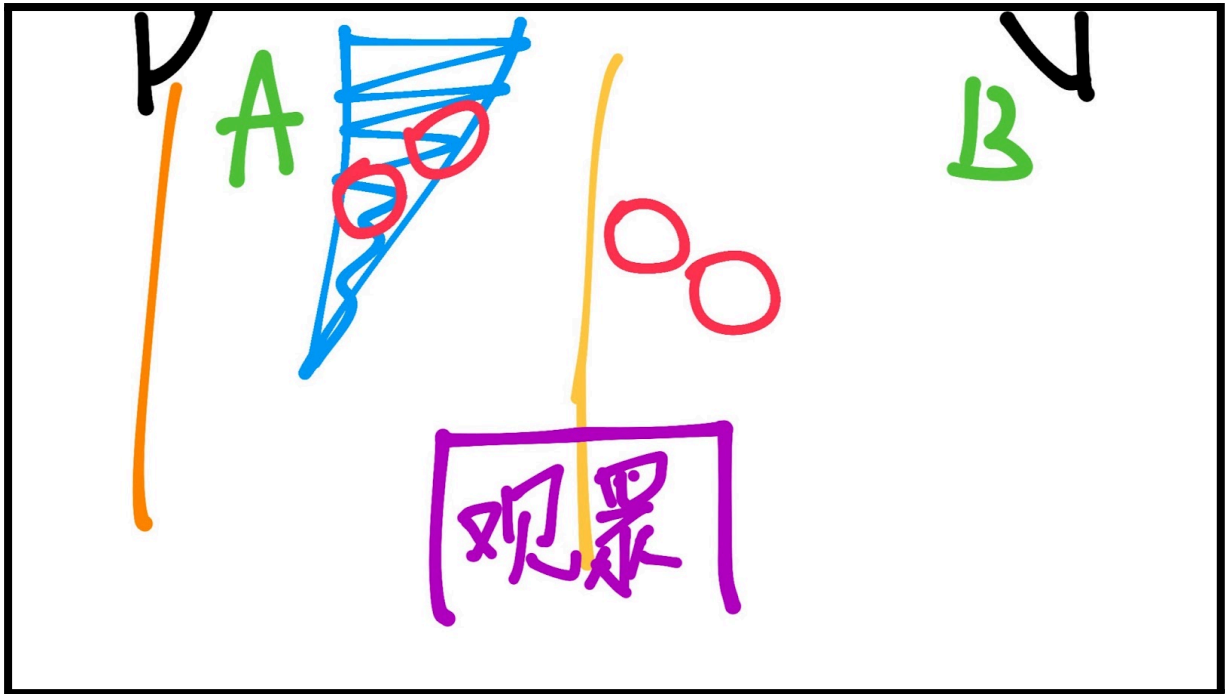
（語畢，少年便起身，發現了藏在書堆裡的一本古老的書，少年將書抽出來，看到一頁夾在書裡用土寫的紙）

少年：（拾起紙張）記載於129年前.....河的另一岸，有願助我等之人，他們將以技術保存我們的記憶.....。（恍然大悟抬頭）原來如此！

（少年將筆記和紙放在B邊觀眾前 ***筆記中記著361年前的真相，如何經過一系列事件和對真相的扭曲，造就如今對石碑截然不同的詮釋***

少年走出書庫往A邊燈暗處一出場）

第三幕



↑舞台設置

(老人坐在B。少年走向岸邊，看到屍橫遍野。母親奄奄一息的發出了聲音，少年聽到馬上過去看母親，他們對視了一段時間，母親從少年眼裡看出了善意，母親虛弱的將身上所披的記憶摘下來，放到少年手中。)

母親：救…救救我的孩子…

(少年疑惑)

母親：披…上…他…

(母親死去)

(少年看著手中的布，拿著摸索一會兒，學著他們的族人怎麼用，然後披在身上，瞬間孩子父母的記憶都湧進腦中。)

少年：書上說的是真的！這些年…難怪書上說要去彼岸看看…

(少年然後回到長老身邊，一一抬起蓋在長老身上的記憶，握在手中。少年跑去找老人)

少年：爺爺，他們才不是什麼惡魔！他們跟我們一樣，只是有血有肉的人。我們不應該炸死他們！

老人：(緩緩站起，邊說邊伸手觸碰少年身上的記憶，手彈開) 你在說什麼？這是什麼！

少年：是那位母親的記憶……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忙，我要去救彼岸的人。

老人：不能過去，那裡都是惡魔！

少年：（孩子父母人格出現）我們不是，我們只是想來找一些食物。我們的孩子快餓死了。

老人：（嚇到）你怎麼了？

少年：爺爺，我們都錯了，河中的石碑，就是祖先想要兩族交流，彼岸都是各自的天堂。他們可以治好我們的遺忘病。

老人：你在說什麼？遺忘是天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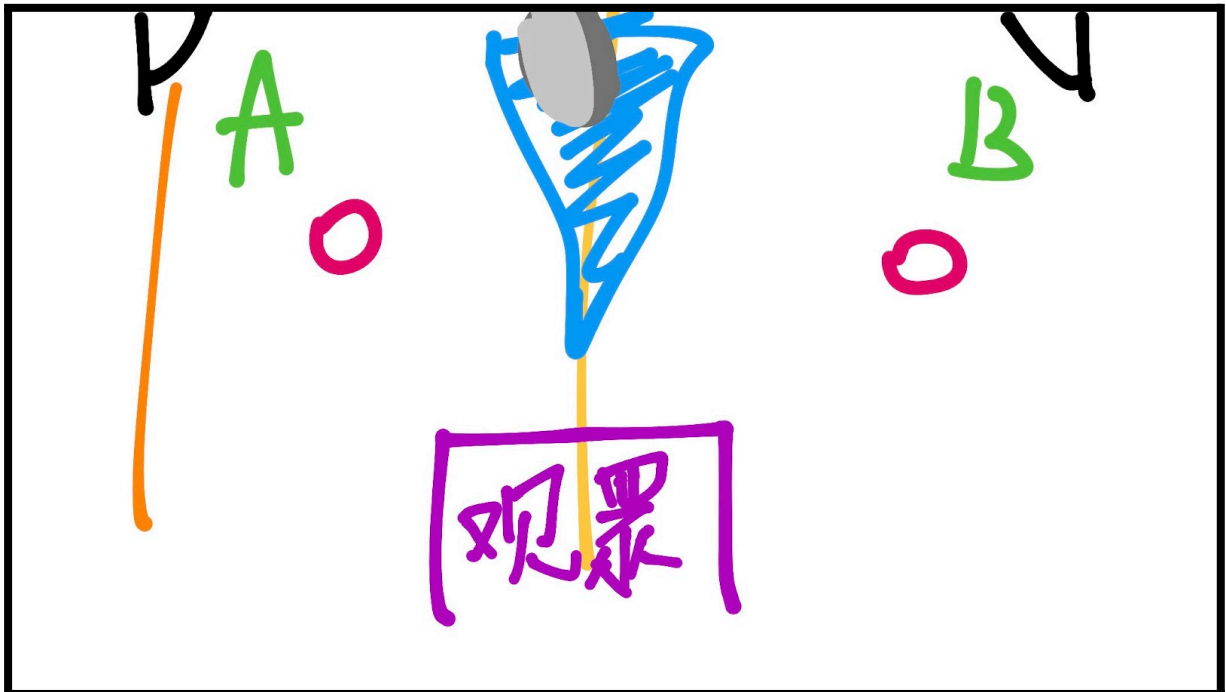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：不，那是基因的缺陷！

老人：基什麼，我聽不懂，你在講什麼？

（少年怒吼一聲，老人嘴裡持續喃喃自語）

（停頓5秒，全燈暗）

第四幕（前傳）



↑舞台設置

（全燈亮）

（音效播放）

（一位年輕女子在A邊，一位年輕男子站在B邊。女子用投擲裝置，向對岸投出一個裝有紙條的鐵盒，並把投射裝置收進口袋。男子撿起來看，隨後拿了一面鏡子，反射陽光到對面，女子遮住頭頂的陽光看了看，又拿一支望遠鏡朝投出方向看，隱隱約約在霧裡看到亮點。確定有人後，兩人同時往回走拉出小木筏，滑著船想到對岸。中途河

中波濤洶湧，兩人都翻船，兩人拼命游，過程中噙了很多次水，男子先抓到了岩石爬上去，女子沒多久也抓到同一塊岩石爬上去)

男子：妳是丟石片的人！

女子：你是那個光點！

男子：原來河的對面有人。你是怎麼把石片丟過來的？

女子：我是用我們族人發明的投射器，它能把東西投到很遠的地方。

男子：好神奇，我們族人不可能做得出這種東西……唉，好可惜我三天後就都忘記了。

女子：什麼？

男子：我們那邊的人，大概30歲就會遺忘大部分的記憶。只會記得三天前的事。更不可能做出這麼複雜的東西。我今年29歲，已經發病了。

女子：怎麼會有這種事？我們那邊其實也不好，土地很難長出稻米，又常常發生天災，族人們過得辛苦，食物都要省著吃。

男子：我們這裡遍地都是水果樹，有吃不完的食物，如果你們能造出一艘大船過來，就不會再餓肚子了。

女子：或許有一天，我們的技術能幫助你們記得一輩子的事。

男子：一輩子的記憶，真好。

女子：不如我們兩族約定，有一天我們將跨越這湍急的河水，協助彼此匱乏的資源！

男子：好！（沈默，突然失落，轉頭看向B地，再望向河流與被困住的自己）但我們應該回不去……沒辦法告訴族人了。

女子：（同失落的環顧四周，突然靈機一動，拿出投射裝置）你忘了，我有投射器啊！（將鐵盒遞給男子）拿著！（隨手拿起兩個小石子，給了男子一顆）用石頭刻上去吧！

（男子和女子各自在紙上寫了他們的約定，裝在鐵盒裡，各自投向自己的族群）

男子：在石頭上刻字吧，當作我們約定的見證。

女子：那我們刻……（兩人對視，沈默，微笑）

男子：好！

（男子和女子拿著石頭爬向岩石，刻出了「走向彼岸」。刻完後，一起靠著岩石。兩人泡在冰冷的河水中，愈來愈虛弱）

女子：看來我們的生命就到這裡了。我很開心能遇見你。

男子：我也很開心。至少最後我不會忘了妳。

（女子和男子一邊死去，一邊慢慢滑進水裡，最終躺在岩石前，面向對方閉著眼）

（全燈暗）

（聶、李在黑暗中 伴隨著錄音，整理以晴跟石頭的儀容）

獨白—信件內容 (錄音)

女聲：我親愛的族人，當你讀到這封信時，我已沉入河中，把靈魂交還給大地與山川。請不要掛念，也不必為我立祭。

河的那一邊有我們長久匱乏的糧食，可以讓族人免於飢荒。那裡的人受著「遺忘」的病所苦，我已與他們立下約定。

請你們替我守信，教給他們保存記憶的方式，屆時，兩岸就能彼此扶持、共渡未來。

男聲：我已長眠於河中，深知族人因「遺忘」之疾而受困，思緒一再流失，無法進步，也難以延續我們的智慧。

河的另一岸，有願助我等之人。我已與他們立下契約——他們將以技術保存我們的記憶，使過往不再消散於風中。

請務必信守此約，以豐厚的糧食作為回報。切記——這並非交易，而是延續我們族群命脈的盟誓。願河水記住我，也記住你們。

(整理完畢，聶、李退場)

(中間燈亮)

劇終